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麦子有多香

我母亲平均一年住一次医院,每次都在麦熟之后。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天热所致,直到被医生告知“要多喝水”,才知道母亲生病与拾麦穗出汗过多有关。

年近八旬的母亲,早已没了土地,却一刻也没闲着——开荒、拾麦、捡玉米、捡花生,捡大地各种各样的“漏儿”,忙得不亦乐乎。

在母亲看来,布谷鸟“麦秸打垛”的鸣唱是声声催促,田野里滚滚的麦浪是热烈呼唤,阳光照着的麦穗闪着碎金样的光,一辆辆打麦机隆隆开过,是她最激动的时光。

母亲不顾劝阻,偷偷拿了麻袋、竹篮,竹篮里放一瓶水和几根黄瓜,豪情万丈地走向田野。一个收获季下来,母亲的嘴角要起好几个泡,然后住院。她拾100公斤麦穗,不知能值多少钱,生病住院半个月,却花费了三四千元。母亲不算这笔账,算了她也不愿信。每年夏天,

她都按既定程序来一回。

医院在城乡接合部,住院的多半是乡下人。麦熟时节,大家大都不能安心。邻床陪护的老太太心急如焚,她望望窗外,再看看老伴儿,终于忍不住了:“什么时候才能输完液呀?!”

老头翻身看着老太太,瞪着眼问:“你想干什么?”

老太太说:“赶快输完液,我好回家收麦。”

老头大怒,说:“你回家收你的麦吧,我死在这里算了。”

老头患的是肺心病,输液快不得,一快就心慌。老太太不懂这些,老糊涂了,只惦记着收麦。老两口吵了一会儿,老太太真的走了,留下老头一人输液。

老太太在走出病房的时候,扔下一句话:“你这病是慢性的,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好。收麦能等吗?”

老头气得冲着病房外骂:“一根筋,你是哪棵麦子变的?”

第二天早上,老太太又来了,心满意足,全忘了昨天的争吵——她的麦子,已收进自家的粮仓。

隔床还有个女人,50多岁了,得的是糖尿病。她一家在市场上卖净水器,忙得不可开交,没人陪护她,不过她病得不重,白天独自输液,输完回家干活。干什么?割麦。

她家还留有田地。她说她种一季麦的收入,抵不上家里两天的营业额,但她还是要种的。

那天早上,她说:“昨天下午,我回家,找了三四个人帮忙收麦,收了五六十公斤麦子,请人吃饭花了160元。”

全病房的人都笑了,说:“不划算。”

女人不以为然,说:“割麦和请客吃饭,原本就是两码事。”

我说:“是这样的。在种庄稼这件事上,庄稼人从不计较。不是有句话叫‘庄稼不收年年种’吗?麦子有多香,种和收的人最懂。”



■ 李青

专职编辑,业余写作,其中篇小说《谁都救不了你》曾获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冠军。伪装的“情感专家”,著有《读懂老婆,做好老公》《读懂老公,做好老婆》。

【青墨红尘】

美女的幸与不幸

我喜欢穿牛仔短裤,但感觉到了这个年龄,还和小姑娘似的穿牛仔短裤、T恤衫,有故意装嫩的嫌疑。前几天,我看张艾嘉的电视访谈节目,有朋友提醒她60岁了还穿短裤四处乱晃不合适,她反问:“60岁就不能穿短裤吗?”

我顿时如醍醐灌顶。

张艾嘉导演的新片《念念》票房不佳,不过她淡定地表示:“我接受这个现实,但我不认为这是失败。到我这个年纪,拍这样的东西才对得起自己。”看看,只有人生赢家才拥有这种超然的姿态。

据我所知,1977年版《红楼梦》是最早的电影版本。在这部电影里,张艾嘉饰演贾宝玉,林青霞饰演林黛玉。林青霞的美名声远播,张艾嘉的美也不遑多

让,但人们想到张艾嘉,最先想到的不是她的长相,而是她的文艺范儿。当演员、当歌手、当导演、当编剧,她的身上带着浓浓的文艺范儿。

张艾嘉还言传身教,带出一个又一个文艺女星,从吴倩莲、刘若英、李心洁到梁若施,个个都是经她的手打磨出来的。她的才华虽不到惊艳的地步,但恰到好处。

一个美女,能把美貌隐在身后,靠智慧和才华立足,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对她的电影《念念》不满意的人拿她和许鞍华比,说人家许鞍华多么努力,果然长得好看的人不用成长。

自古红颜多薄命,长得好看的女人,如果缺少把握自己的能力,难免陷进与男人有关的困境中无法自拔。林青霞及时醒悟了,从苦恋中抽身,果断

嫁为商人妇,然后出书、交友,悠然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张艾嘉从来不满足于把自己和一个男人绑在一起,“我觉得男人和我应该是平等的,不应该依赖所谓的婚姻关系交往”。到了60岁,她还在孜孜不倦地把她的所思所想变成电影呈现给你。

我不禁想起当年与她们齐名的林凤娇。她早早收藏起自己的美貌和才华,几十年如一日地躲在一个男人的阴影里。如今,林青霞大大方方地卖自己的书,60岁高龄还能凭美丽惊艳一片;张艾嘉自在地穿着短裤拍自己想拍的电影,提携后辈女星;林凤娇如今只是因为儿子入狱才被人提起,她的面目在人们的记忆里早已模糊。幸与不幸,当初谁能想得到呢?

【后山史话】



■ 任见

又名后山,有各种作品约2000万字,如《洛阳往事》《帝都传奇》等。全新的判断、犀利的表述、深刻的幽默、温暖的交流,是任见作品的特色。本报首家推出其“后山史话”系列美文。

文明的刻痕

下面燃着大火,男男女女戴上面具跳舞。跳舞是为了叫醒天神,好让他来享受供奉。

在山顶上祭祀,可能是为了部落的兴旺,为了渔猎的丰收,但这次是为了让女人生下更多的孩子,祈祷天神恩赐更多强壮的劳力。

先民们跳罢舞,巫师出场。巫师从燃烧的大火中取出一小块木炭,放在龟甲上。过了一会儿,龟甲冒出一缕青烟,并发出轻微的爆裂声。然后,巫师倒掉炭,捧起龟甲,拿给部落里的长者观看。

当然,后山说过,当巫师变得聪明的时候,他们会用烧红的铜棒去烫龟甲或牛的肩胛骨,那样的话,可以施加人力,爆裂效果更佳。

部落的长者,一位或者几位,把龟甲翻过来,细细地研究上面裂开的纹路。

对他们来讲,龟甲上的纹路是一种启示。这取决于他们的记忆,也就是他们上次或上上次依据纹路行事的经验和教训。这些经验和教训都被用刀刻在纹路的一侧或者两侧。

今天龟甲上的纹路好啊!长者微笑,向巫师和人们点头。巫师张开双臂,高叫着向空中挥舞。

人们从地上爬起来,跟着欢呼,并跳起了舞。不一会儿,男男女女就结伴跑了,有的跑进山腰的草丛里,有的跑进树林里,发出人伦之音。

然后,王懿荣展示了一块被精心整理过的龟甲、兽骨,展示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——甲骨文。

从此,学界有了关于中华古文明的研究新课题。